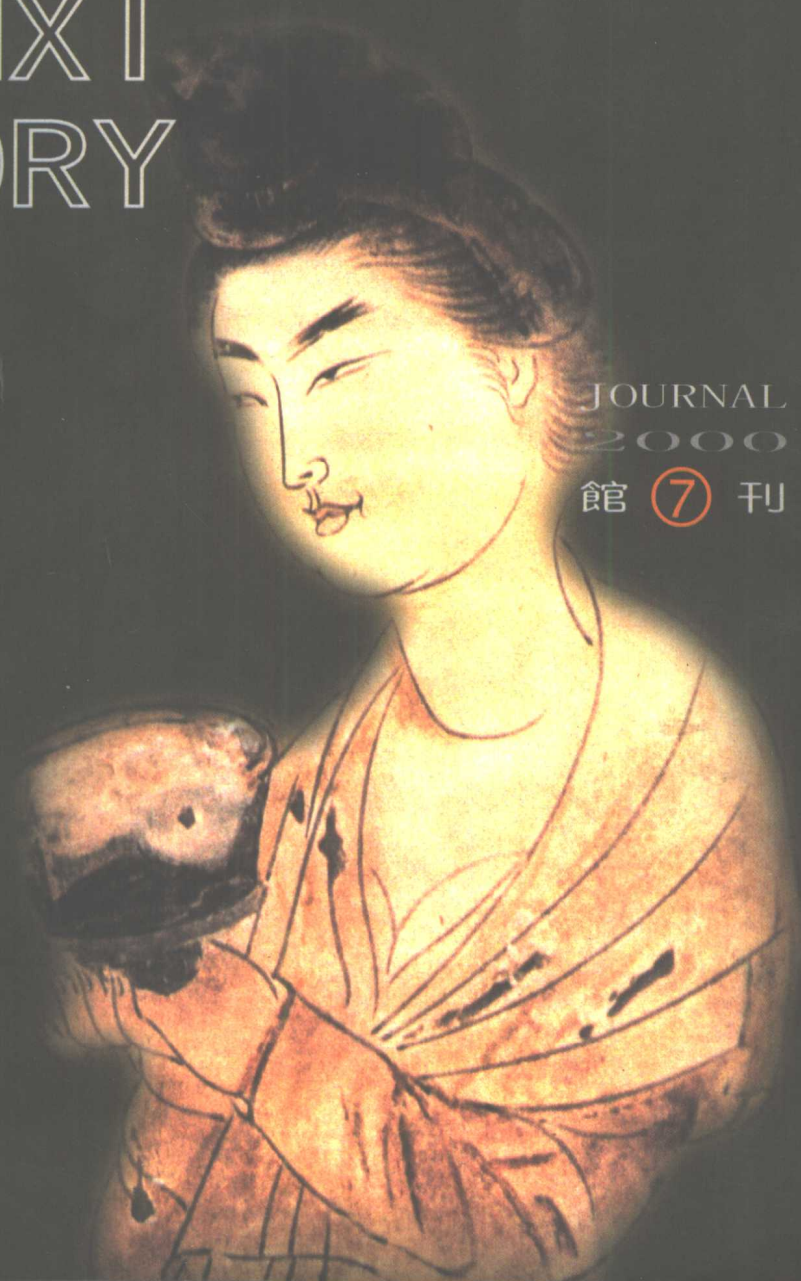


陝西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THE
SHAANXI
HISTORY

JOURNAL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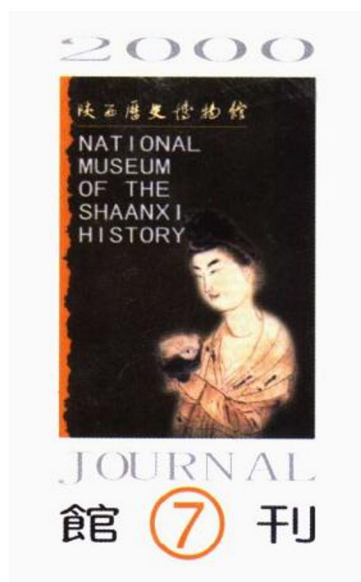
館 ⑦ 刊





陝西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THE SHAANXI HISTORY



三 泰 中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七辑/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编辑部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0. 11

ISBN 7-80628-461-3

I. 陕... II. 陕... III. ①文史—研究—文集②考古—研究—文集 IV. K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2025 号

陕 西 历 史 博 物 馆 馆 刊

(第七辑)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编辑部 编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 3 号楼

电 话 (029) 7264325 726380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美术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印 张 24

插 页 8

字 数 574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461-3/K·177

定 价 60.00 元

2001.5.9

陕西历史博物馆

No. 0038928

陕西历史博物馆

馆刊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张岂之 石兴邦

周伟洲 斯维至

何清谷 牛致功

主 任 周天游

副主任 方鄂秦 王世平

委 员 杨培钧 尹盛平

唐昌东 张鸿修

张乾明 申秦雁

赵公社 张铭洽

马振智 晏新志

馆刊编辑部

主 编 周天游

副主编 张铭洽 王昱东

编 辑 文 军 杨东晨

张维慎 叶 荣

田小娟 梁 勉

翻 译 周五龙

美 编 王小信

技 编 徐锡荣



1999年12月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千禧之旅」
· 行来本馆拍摄。图为著名主持人吴小莉在
壁画库采访方鄂秦副馆长



2000年4月12日新加坡总理吴作栋· 行在本馆
参观访问



2000年2月1日陕西省收藏家协会会
员李斌利先生（右三）无偿向本馆捐
赠金元时期青釉瓷罐一件

本馆馆长周天游在开幕式上致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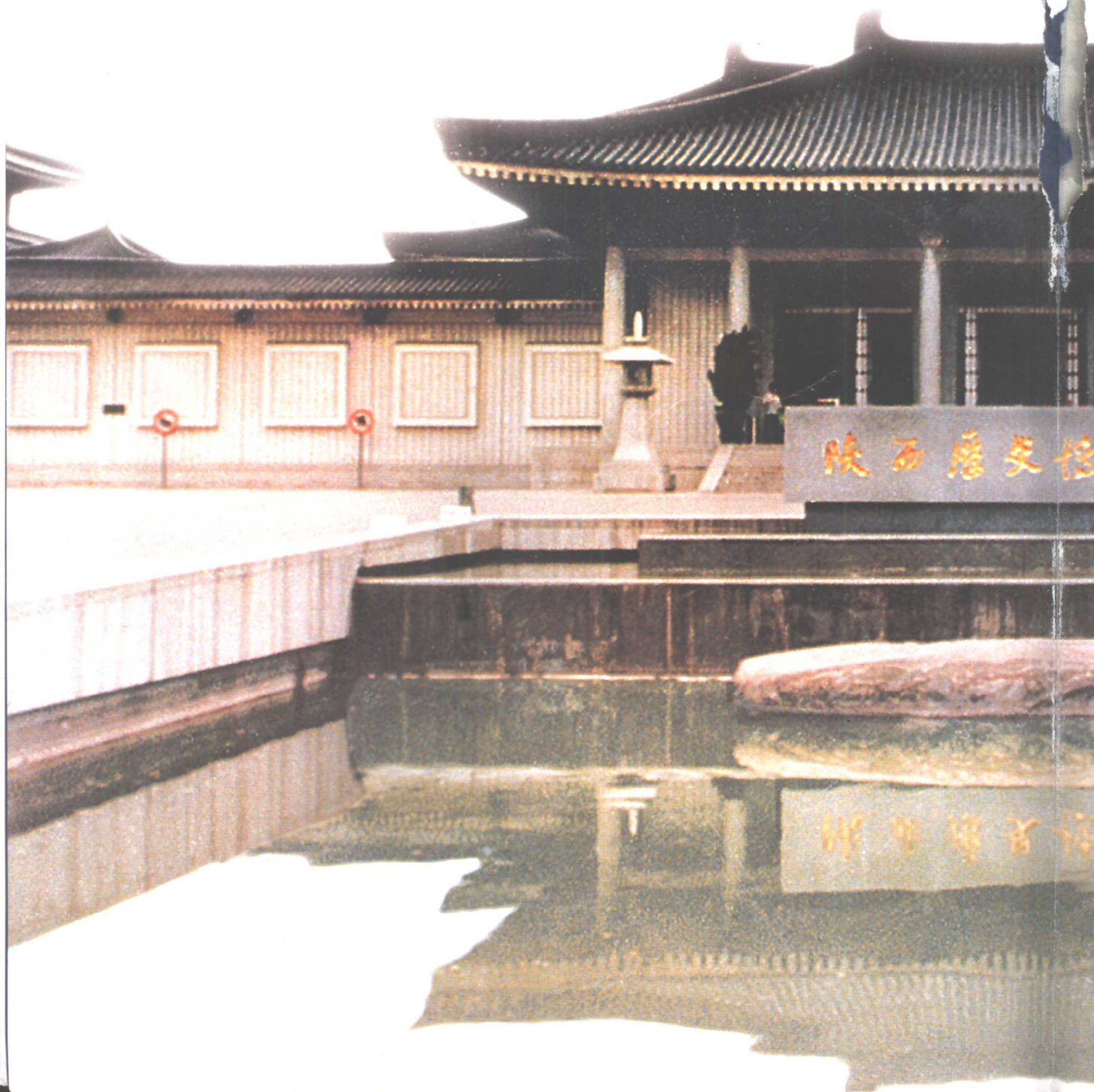
中日学者参观乾陵章怀太子墓壁画



本馆党委书记副馆长冯庚武先生(右六)参加演讲会闭幕式并与中日学者合影留念



陕西历史博物馆前景







目 录

· 考古研究 ·

周原的非姬姓家族与虢氏家族	曹 玮 (1)
再论虎簋盖及相关铜器的年代	张懋镕 (10)
西周时期的纺织品	田小娟 (16)
唐金乡县主墓出土陶俑初探	范淑英 (20)
从西安市出土的瓷器看耀州窑的社会地位	王长启 高 曼 (29)

· 史学论坛 ·

韩非、《韩非子》与秦代政治新探	臧知非 (32)
秦俑的史学价值	田 静 史党社 (40)
从两汉时期的礼学看经学的今古文问题	方光华 (44)
秦汉时期儿童生活初探	彭 卫 (54)
唐代移民与社会变迁特征	葛承雍 (64)
武则天金简之“除武曌罪名”发微	董 理 (73)
二十世纪二十年疑古思潮的兴起	田旭东 (78)

· 馆藏文物精品 ·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陶瓷枕概说	黄桂珍 (92)
新征集文物述要	师小群 万 晓 (98)
从馆藏陶瓷器看绞胎工艺	王 莉 (107)
宰兽簋小议	吴镇烽 (111)

· 文物丛谈 ·

中国仿汉镜与周边地区仿汉镜的比较	呼林贵 (113)
略论陕北汉画像石中的农耕图像	张红玲 (119)
陕西唐墓出土的侏儒俑	韩建武 (124)
十三世纪晚期中国丝绸纹样对波斯陶瓦装饰图纹的影响	杨 瑾 (127)

· 历史地理研究 ·

对秦嬴“西垂”及相关问题的考察	徐日辉 (133)
汧为秦都考	徐卫民 (141)
定都关中：国都的区域空间权衡	侯甬坚 (144)

汉长安城与古罗马城城市布局 and 建筑比较之我见	翟晓兰 (152)
---------------------------------	-----------

• 民族、宗教史研究 •

古史研究中的生殖崇拜问题	常金仓 (158)
“七真”与全真道的创立和发展	张应超 (168)
西周对淮夷战争的初步研究	辛怡华 (176)
秦夷·秦人·秦胡	弓建中 谭晓林 (183)

• 典籍 简牍 •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以见君上数达”解	王子今 (190)
秦简《日书》之“建除法”试析	张铭洽 (193)
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土神”与“土忌”	尚民杰 (200)
《逸周书》新笺一则	王志平 (207)
《山海经》所反映的古尺度	张维慎 (209)

• 墓志与碑刻 •

北周武帝陵志、后志、后玺考	曹发展 (217)
唐高陵县尉吴士平夫妻墓志考释	崔庚浩 王京阳 (222)
唐李承乾碑志墓葬考述	陈志谦 (227)
乾陵无字碑中“碑”	刘向阳 (232)
唐太宗造像碑	张佳 (234)

• 唐墓壁画、艺术史研究 •

唐墓壁画艺术及其临摹	张鸿修 (236)
临摹唐节愍太子墓壁画的思考与体会	孙大伦 (242)
唐墓壁画与唐代绘画中的扇子	叶荣 (250)
唐墓壁画妇女发型特征浅析	杨亮 (255)

• 学术博览 •

✓ 唐代的太极殿与大明宫	〔日〕金子修一 著 王诗林 译 (260)
✓ 关于保护一座古墓的思考	
.....	〔美〕茨达若维科·巴若维康斯坦思·法波 著 庞雅妮 译 (271)
遗址博物馆的起源、定义和分类	
.....	〔美〕Hermanus Johannes Moolman 著 李秀珍 译 (277)
一个 17 世纪初银制卡诺卜罐的锈蚀及其保护	
... Jiri Sramek Tove B. Jakobsen Jiri B. Pelikán 著 胡薇 译	(282)

• 随笔 札记 •

西部揽胜诗词选	杨培钧 (284)
---------------	-----------

访埃纪行	马振智 (287)
便房初探	秦建明 赵琴华 (293)
九十年代中国都城考古的新发现	王卫红 王兆麟 (297)
日本所见中国文物札记	晏新志 (309)

• 博物馆学 •

从保管角度谈新时期的文物安全工作	申秦雁 (311)
绿色陈列——博物馆陈列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王有庆 (315)
博物馆教育与国民素质教育浅论	张沛心 (322)
论文物保护工作在现代化博物馆中的地位	王昱东 (327)

• 博物馆工作研究 •

浅谈《唐代妇女服饰》展的陈列艺术设计	韦纯学 (332)
关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墓壁画馆计算机系统的构想	徐锡荣 (336)
从陕西历史博物馆宣教工作实践谈市场经济下博物馆讲解队伍的组 合	王 彬 (341)
浅析文物摄影中光与影的运用	刘万虹 (346)
电脑在博物馆的应用	邵小龙 (349)

• 文物保护 •

文物保护与修复中粘接材料的化学特性及用途	罗 黎 (352)
试论大型陶器修复的粘结与补全	申茂盛 (361)
博物馆工作人员应具备的文物保护意识	王和平 罗 黎 (364)
意大利文物修复原则的启示	杨文宗 (367)

• 书 评 •

放眼全国立足三秦 文图并茂秦汉史篇——《秦汉雄风》评介	张文立 (369)
评“周秦汉唐”系列学术专著	薛正昌 (372)
再现秦帝国都城历史风采的力作——《咸阳帝都记》简评	李 郁 (374)

• 补 白 •

1、王宸《百事如意松柏长春图》轴(清)(43)	2、绿釉陶陂池(汉)(53)	3、彩绘陶壶(春秋秦)(72)	4、玉璧(春秋)(91)	5、刘原起《雪景归旅图》轴(明)(106)	6、彩绘贴金抬蹄子(唐)(112)	7、鸿雁纹玉梳背(唐)(126)	8、墨玉牙璋(新石器时代)(132)	9、玉猪(西汉)(140)	10、玉觶(春秋)(189)	11、玉串饰(西周)(192)	12、边寿民《平安右余图》轴(清)(216)	13、蓝瑛山水立轴(明)(221)	14、青瓷布纹双系罐(东汉)(231)	15、玉璋(春秋)(235)	16、白玉组佩(唐)(254)	17、龙纹玉璧(西汉)(276)	18、李学勤先生《拥篲集》出版(345)	19、黑釉油滴大碗(宋)(348)	20、辟邪玉镇(北魏)(363)	21、书讯(366)(371)
-------------------------	----------------	-----------------	--------------	-----------------------	-------------------	------------------	--------------------	---------------	----------------	-----------------	------------------------	-------------------	---------------------	----------------	-----------------	------------------	----------------------	-------------------	------------------	-----------------

英文要目	(376)
本刊征稿	(377)

· 考古研究 ·

周原的非姬姓家族与虢氏家族

曹 玮

对周原西周家族史的研究,许多学者的论著中都有所论及,但就专文讨论,应该说只有朱凤瀚和刘士莪两位先生^①。朱先生把西周“贵族家族置于当时特定的政治、历史及地理环境中,对贵族家族的形成、发展的政治基础与相互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考察”的时候,根据周原遗址出土的西周铜器窖藏为材料,列举了南宫氏、华氏、函氏、畿内井氏、周氏、中氏、散氏、檀季氏、虢季氏等十四个西周贵族家族,并分别就各支家族的源流、任职作了讨论;刘先生在《周原青铜器中所见的世官世族》一文中,仅就周原出土的窖藏材料为依据,列举了善夫克、函皇父、梁其、中氏、散伯车父、师馭、裘卫、微氏等八个家族,并从宗法制度、世袭官禄的角度,作了详尽的探讨。本文依据周原窖藏和墓葬出土的西周铜器为基础,分别就周原居住的非姬姓贵族和姬姓贵族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朱先生和刘先生对西周贵族家族已经论述到的地方,本文将有所简略,所以我们在下文涉及材料的时候,主要以出土的窖藏铜器和墓葬铜器为主;传世铜器器物量大且能说明出土时间地点者如梁其器,也收入在内。本文主要围绕着族属与职官讨论,涉及其他问题另文研究,以免重复。如有不确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斧正。

一、有关确定姓氏的标准

周原在先周时期是周人的国都,文王时期灭崇迁丰,武王居镐;灭商建国后镐成为周的都城,然而周原一直还是西周的重要基地,居住着周王朝的王公贵族。西周末期,这一地区被戎人占领;平王东迁,秦人护驾有功,受封得此地;汉代属美阳县管辖,魏晋时设周城县,隋唐时为岐阳县和岐山县属地。清代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不断地由川地向近山地区迁移、居住、开发,因而周原地区的西周铜器不断地被发现,尤其是以家族为单位的窖藏铜器先后出土,成为我们现今研究西周家族的第一手资料。

自清代以来,周原发现数十批铜器窖藏,出土数以百计的西周铜器。这些窖藏的特点归纳起来有如下六点:

1、就窖藏的位置而言,一般位于建筑基址附近,其距离远近不一。扶风齐家出土的铜器窖藏都在齐家村建筑遗址的周围;凤雏窖藏铜器的出土地点“西南距凤雏村西周甲组宫室(宗庙)建筑基址200米。从地形上看,窖藏所在地与凤雏村西周甲组宫室(宗庙)建筑基址同位于一个台地上。”^②庄白一号窖藏出土地点南约60米处的地方,也发现有石柱础、瓦片、板瓦等建筑遗迹或遗物^③。

2、窖藏铜器的数量没有一定规律可言,各类器物的数量多寡不一,多者数百件,如函皇父器、克器、梁其器、微史家族器等;少者仅一二件。

3、就铜器的组合来说,除少数器物根据铭文、器型、纹饰相同可判定是同组合外,一般窖藏铜器无组合可言。

4、就器物种类而言,铜器窖藏除个别窖藏出土大型陶器外,如82齐家村七号窖藏出土大型陶制三足瓮^④,一般不出土陶器、车马器、工具、兵器、玉器,即除青铜容器和编钟以外,在墓葬中所用的祭祀器具在窖藏里都不出现。应该说,称作青铜器窖藏是名副其实的。换一个角度而言,墓葬的器用制度与庙堂祭祀器用制度有着极大的区别,这一点另文讨论。

5、同一人的器物有分地埋藏的现象。如弼我父簋,器与盖分埋两处^⑤;它鬲与它盘、盂埋藏地相距不远^⑥;伯公父器也是分两次出土^⑦。

6、不是所有窖藏铜器的年代下限都在西周末年,如齐家出土的弼我父簋、召陈出土的散伯车父器与鬲山父器等,^⑧这应当与埋藏原因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些现象对周原铜器窖藏埋藏成因的探讨会有帮助。铜器窖藏的埋藏原因说法颇多,郭沫若先生的异族入侵、仓促埋藏的解释应是较为客观的。西周窖藏铜器是贵族家族宗庙中的祭器,因战争事发突然,贵族将宗庙中笨重来不及带走的青铜礼器,仓促埋入地下,“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犬戎入侵,就跟洪水暴发一样,把整个西周的京畿毁灭了。周室从此东迁。因此,纷纷重器窖藏东逃的贵族们始终没有再回去开窖的机会,而留藏着让我们来发掘了。”^⑨

从上述埋藏的特点来看,窖藏铜器是即将逃离的贵族,仓促掩埋了宗庙中的器物;因时间仓促或掩埋铜器时的多人参与,使得窖藏铜器没有任何规律性可言,也出现了同一个家族数代人的器物或某一人的器物分开埋藏的现象,这些即是形成上述特点出现的原因所在。

按西周宗法制的规定,家族的承袭是以男性中的嫡长子世系为主干线进行的,祭祀活动也是以嫡子为中心进行的,这在先秦史书中不乏其例。这一点正是我们判断窖藏铜器族属的一个切入点。因此,我们在判断窖藏铜器是否为姬姓或非姬姓的族属时,采取的标准有三:

1、文献中有明确记载是姬姓或者是非姬姓的属国或族,如姬姓的虢等,姜姓的齐、许、向、纪等,嬴姓的秦,芈姓的楚等,这些国或族在先秦文献里记载的清清楚楚,毫无疑义,则直接判断为姬姓或是非姬姓。

2、根据中国古代“同姓不婚”的原则进行判定。先秦时期称谓原则一般是“女子称姓,男子称氏”;“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⑩对女子无论怎样称呼,其姓则不可少。西周铜器中有为祖、父、妣、母作器的,有为妻子作器的,也有为嫁女作媵器的,有为儿媳作器的,也有为自己作器的。在与作器者的关系或者作器者对其的称谓中,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作器者的族属;尤其是对女性的称谓,能更直接地表现出其母国的姓属。有关对女子的称谓,已有许多学者专文论述^⑪,这里不再重复。总之,我们根据这样一条原则,铜器铭文中明确记载与姬姓女子婚配的家族,则判定为非姬姓家族。

3、凡是其祖、父的名字及作器者本人的名字为日名的,则判断为非姬姓家族。关于日名问题,历来就有争论;经众多学者的研究探讨,尤其是经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张懋镠先生的论证^⑫,周人不用日名想必可以成为定论。因此,文章中也作为论据之一。

上面三点是我们论证的标准,在下面的论述中将以此为基础进行展开讨论。

二、非姬姓贵族家族

(一) 1940年冬,扶风县任家村村民任登尚等人在村西发现一处西周窖藏,出土铜器百余件,“这批铜器见于著录的梁其鼎、善夫梁其簋各三件,伯梁其盨、梁其壶、梁其钟各二件,善夫吉父鬲四件,束鼎、丧鼎、禹鼎、吉父鼎、伯吉父匜、善夫吉父盂、无名钟各一件。”^③其中,善夫吉父鬲铭云“善夫吉父作京姬鬲”;伯吉父匜铭云“伯吉父作京姬匜”。由此得知,善夫吉父就是伯吉父,排行为长,职官为善夫;京姬是伯吉父的妻子。善夫梁其簋铭云:“善夫梁其作朕皇考惠仲皇母惠姬尊簋”,可知善夫梁其的母亲也是姬姓。李学勤先生认为吉父是梁其的字,是有道理的^④。因此,可知梁其这个家族是非姬姓家族。《左传》昭公元年和廿四年记鲁叔孙氏家臣梁其圜,《广韵》“梁”字《注》云:“复姓,《左传》有梁其圜,鲁伯禽庶子梁其之后。”郑樵《氏族略》记:“梁其氏,姬姓。晋大夫梁其圜之后。《英贤传》云:‘鲁伯禽庶子梁其之后’。”两书都以为梁其是伯禽庶子,与西周金文所记不符,当是有误。梁其职官是善夫,西周金文中的善夫职官大小有别,地位高低不同。梁其钟铭云:“梁其身邦君大正”,邦君为诸侯国之长,大正是王朝诸官之长的统称,地位高就;这与“官司饮献人”(善夫山鼎)的善夫职官相比,似乎高低差别比较明显。有关善夫的地位与执掌请看拙作《周代善夫职官考辨》^⑤。

(二) 1960年,扶风县齐家村发现几父壶、中伐父觚、中义钟、中友父簋、匜、盘、柞钟等铜器39件^⑥,中伐父觚铭文记仲伐父为其妻姬尚母作器。姬尚母是仲伐父之妻的字。根据先秦“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的原则,对女子的称谓无论怎样称呼,其名字中的姓则不可少。姬尚母是先秦时期女子常见字的形式之一,第一字是其姓,知其人为姬姓女子。类似这一名字的还有姬原母(《考图》三·一七)、媯母(《三代》一四·五三·一)等。由此器知道,中氏一族为非姬姓家族。几父曾受到同仲赏赐的丁来六、仆四家、金十钧;柞钟记柞在仲大师的陪同下,得到周王赏赐的戟、朱衡、釜,职“司五邑佃人事”。佃或写作甸;五邑,金文常见,鄩簋铭文:“王曰:鄩,昔先王既命女作邑,藏五邑祝”;师兑簋铭文:“王乎内史尹,册命师兑:正师酈父,司左右走马五邑走马”。祝为祝卜类官;走马文献写作“趣马”,属三有司管辖之吏。两个本不是一个系统的职官,归并在“五邑”之下。但“五邑”的概念至今不清楚。“金文中有五邑走马、五邑佃人、五邑祝等等。此五邑究为哪五邑,是指一般的五个邑呢,还是指周都丰、镐、莽、成周、王城五地,待考。”^⑦

(三) 1960年,扶风县召陈村发现一处西周窖藏,出土散伯车父鼎簋等19件铜器^⑧。张政烺先生曾经用散季簋、散伯簋论证了散为姬姓之散^⑨;黄盛璋亦是这种观点^⑩。李仲操先生不同意此说,他用散伯簋和散姬鼎论证散为非姬姓。称散姬“这类妇女称谓都是在女性前冠以所适国之国名,亦即‘夫国本姓’。则此‘散姬’必是姬姓女子嫁于散者。”^⑪曹定云先生亦同意李说^⑫。应该说李、曹二位先生的观点是对的,二位先生论述已详,这里不再重复。散氏的出现较早,相传尧时就有。《史记·五帝本纪》记:“尧曰:‘谁可顺比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史记正义》引《帝王纪》云:“尧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西周铜器有散伯卣(《贞松》八·二四)、散伯簋(《双剑古》上二四)、散伯匜(《金文通释》卷三,二一九页)散姬鼎(《贞松》二·五一·一)、散氏盘(《大系》一五一),当是散氏同族人之物。

前文已经论述,同一窖藏的铜器是一个家族的某人或数代人之器。召陈铜器窖藏除了出土散伯车父器以外,还出土了鬯叔山父簋3件,从其铭“鬯叔山父作叠姬尊簋”,可知簋是鬯叔山父为亡妻叠姬作的祭器。叠姬为姬姓女子,则鬯叔山父为非姬姓族。《三代》著录有鬯父丁鼎(三·一·七)、鬯父壬鼎(三·一七·二),器的时代当在周初,从其使用日名一看便知“鬯”为非姬姓族。那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散伯车父亦应是非姬姓族。周初有散宜生为开国功臣,“周公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②散伯车父是其后代。散伯车父器有4鼎、5簋、2壶,其中鼎按大小来看,在乙鼎和丙鼎之间有一定的差距,推测原器应有五件^③。虽然铭文未记散伯车父的身份,但五鼎的等级已不亚于诸侯,亦是周原居住的大族。散国之地位于现宝鸡市南部,在周原有采邑。

(四)1958年1月,扶风齐家村出土它鬲2件和环带纹盂2件^④;1963年,扶风县齐家村发现一处铜器窖藏,出土日己方彝、尊、觥和它盘、盃以及瓦纹匜等铜器6件^⑤。这两处窖藏应是一个家族的器物。方彝和尊觥等三件酒器铭文相同,记“作文考日己宝尊彝其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𠄎”。“𠄎”是作器人的氏,释为“天”。日己器是天氏为其文考日己作器。日名是周人所不用的,因此,天氏家族是非姬姓家族。

(五)1972年4月,扶风县刘家村发掘了丰姬墓,出土铜器17件^⑥。檀季遽父卣甲、卣乙和尊铭记载了檀季遽父为其妻丰姬作器。丰,非文王作邑之丰,而是文王之子的封地,姬姓国^⑦;《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云:“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郃、雍、曹、滕、毕、原、丰、郇,文之昭也。”顾东高《春秋大事表》五云:“丰本商崇侯虎地。文王灭崇,作丰邑,武王封其弟为丰侯。《竹书纪年》成王十九年黜丰侯,自是绝封。”阮谿《三礼图》云:“丰,国名也,坐酒亡国。”知丰姬是丰国的姬姓女子,可证其夫檀季遽父则是非姬姓贵族。檀季遽父职官不详,但丰姬墓出土3鼎、3簋、1甗、1鬲、2尊、2卣、1爵、3觶、1壶,此外,出土铅盃、铅盘、铅卣各一件,从出土器物的种类和数量上与晋侯墓地中晋侯夫人随葬器物相比较,随葬器物要多于晋侯夫人。可见檀季遽父的身份地位不亚于晋侯,或与晋侯相当。

(六)1974年12月,岐山县贺家村发现一处铜器窖藏,出土伯曠父鼎1件、勺1件和2件“大泡”。^⑧伯曠父鼎铭记伯曠父为毕姬作器。《三代吉金文存》著录有6件伯曠父鬲,其铭曰:“伯曠父作毕姬鬲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⑨。毕,文王之子的封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云:“……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郃、雍、曹、滕、毕、原、丰、郇,文之昭也。”^⑩《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也。”毕原当是其封国所在地;郑注《周礼大宰职》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毕、原之属在畿内者。”《左传》记晋国有毕万,“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以灭耿、灭霍、灭魏。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史记·魏世家》云:“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吴虎鼎铭记录吴虎受赐之土的疆界时涉及到毕人之地:“厥南疆毕人鄂疆”^⑪,地域大致在今西安市长安县。周原甲骨文中有“毕公”(H11:45)、“毕”(H11:86)。毕姬无疑为姬姓女子,伯曠父当是毕姬的丈夫,为非姬姓族之人。李仲操先生大概是受了郭沫若先生的影响^⑫,以为伯曠父鼎是父母为已出嫁的女儿作器,并根据《左传正义》引《世本·世姓篇》认为毕为妊姓国,毕姬是姬姓女子嫁于妊姓的毕国,毕是其夫家姓^⑬,大概有误。

(七) 1975年2月,岐山县董家村发现一处铜器窖藏,出土裘卫器、中南父壶、荣有司鬲、善夫旅伯鼎、公臣簋、此鼎、此簋等37件铜器。^⑧这个窖藏的铜器时代跨度比较长,从穆共时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末年。其中,善夫旅伯鼎铭的内容是善夫旅伯为其妻毛仲姬作器。毛为文王子叔郑的封地,《史记·周本纪》记“(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顾东高以为毛的封国在河南省宜阳县境内^⑨。西周铜器孟簋铭文中有毛公遣中、班簋铭文有毛伯,毛公鼎之毛公,大概都是毛叔郑之后裔。毛氏女子嫁于善夫旅伯,得知旅伯为非姬姓贵族。推董家铜器窖藏是非姬姓家族之物。善夫旅伯鼎与此鼎乙形制、大小、纹饰相同,时代也应相当。此簋铭记此在司土毛叔的导右下,王让其“旅邑人善夫”职,并赐玄衣、黼屯、赤市、朱黄、鎡旂等物。司土毛叔与毛仲姬的直接关系,不得而知;但可以说有同族血缘关系是毫无疑问的。这就对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册命制度中的右者与被右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有着上级与下级的差别,也有着王族姬姓的右者和与其联姻的非姬姓被右者之间的关系。非姬姓的被右者往往通过姬姓王族得到周王的册命或赏赐。同窖藏出土的荣有司鬲铭文云“荣有司鬲作齏鬲用媵隗母”。无疑,这是名为鬲的荣家家臣为嫁女而作的鬲。无独有偶,在这之前的1973年,于南起贺家村西、北至董家一带是西周时期的家族墓地,其中73M3出土了荣有司鬲鼎,铭文除“鼎”与“鬲”有所不同外,其它均同,应是同一人之器。王辉先生对此曾有过考证^⑩。他将此二器与叔赵父器铭文联系起来,任为“鬲为荣有司之名,赢姓,鼎乃其所作媵女器。荣监为鬲官名,鬲既为荣之有司,又为荣监,一身而二任焉。监为监国者,与诸侯不同,其身份较低,但确有实权,可能多由王之亲信担任。”根据董家窖藏铜器与贺家墓地共出同一人器物,我们初步判断凤雏遗址与董家铜器窖藏、贺家村西墓地是有联系的,贺家村西墓地很有可能是裘卫的家族墓地。

(八) 1975年3月,在扶风县庄白村发掘了伯或墓,出土青铜容器鼎、簋、甗、壶、盘、盃及鳞纹斧等兵器工具18件^⑪。过去曾出土过录簋(《泉屋》一〇五)、录伯或簋(《掇古》三之二,五一)、伯或簋(《掇古》二之三,六一)、录或尊(《三代》一一,三六)、录或卣(《大系》一七三)等一批器物,郭沫若先生进行了详尽地考释,他在考证录伯或簋时指出:“录国殆即《春秋》文五年‘楚人灭六’之六,旧称皋陶之后,地望在今安徽六安附近。”^⑫顾东高《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称六为偃姓,与这一批伯或铜器应是同一人之器。或方鼎甲铭云在其受王俎姜赏赐后为感谢文祖乙公、文妣日戊的辟佑而作器;或方鼎乙铭云或率兵抵御淮戎平安而归是得到了烈考甲公的辟佑,因此为文母日庚作器。由此也知道录为非姬姓族。录伯或当是录国之长,即录国的首领。

(九) 1976年1月,扶风县云塘村发现一处窖藏,出土伯多父盃、伯公父盃、壶盖、勺等铜器9件^⑬。1978年8月距其地不远处又出土了伯公父瑚。伯多父与伯公父当是父子两代。伯公父壶盖铭文云:“伯公父作叔姬醴壶”,叔姬是姬姓女子毫无疑问,但伯公父是其父还是其夫,从其字面意思则不可知。《三代》卷十,三四,二著录有伯多父簋,《小校经阁金文》和《积微居金文说》称其为簋,其铭云“伯多父作成姬多女口口,其永保用享”。这一伯多父与窖藏出土伯多父盃的器主当为同一人。杨树达先生认为:“此铭于成姬多女既不称母,又非媵器,其为伯多父之父甚明。”^⑭杨先生分析是对的。成,文献写作郕,姬姓国,武王之弟成叔武的封地,《史记·管蔡世家》引《括地志》云:“在濮州雷泽县东南九十一里,汉阳县,古郕伯姬姓之国,其后迁至于成之阳。”成姬应是其后。因此可以得知这个窖藏的铜器,也是非姬姓家族之物。另外我们从墓地中也可以得到有关非姬姓家族的信息。1976年,周原考古队在